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長洲王楙

歐陽公詞意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
曰水晶雙枕旁有懽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
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
妓求歐詞以免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
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交水
紋簟上琥珀枕旁有懽釵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
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

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
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奩集

二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
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
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
照紅妝用此事也僕又觀李賀詩西施曉夢綃帳寒
香鬟墮髻半沉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
足以芙蓉睡足事為西施用亦佳唐詩亦有一枝嬌
臥醉芙蓉之語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
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
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峯擎天勢
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體雖若
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為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
悵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峯
寒

赤令與中丞分道

韓退之論京尹不臺叅書曰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

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亦曰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赤令如此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竝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赤令分道又北史元志為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其權愈重與司隸分督百寮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專督行馬內司隸專督行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在宮門行馬內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為中尉督司百寮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畏避其餘百寮下馬弛車止路旁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俯與赤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祐詩銀注紫衣擎許渾詩橘邊沽酒半壘空元微之詩櫓竅動搖妨客

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
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
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祐詩歸來不把一文錢
曰酒引嬌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
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
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
曰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此類甚
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杜詩言沈宋

學林新編曰子美懷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

文章竝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蓋謂陰鏗何
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僕謂沈
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問也佺期之問聯名
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
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元稹論
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劉之先若
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間平等語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宗室用間平二字之
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間平難於拆用間

猶言中耳今言間平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來舊
矣僕觀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間平徐陵啓有
間平就國之語又人之雙名有不可拆言者如金日
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慕蘭相宋庾信銘
有年滿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袞江總
作陸尚書誅鴈行攸序龍作間才沈約墓志以彼天
爵鬱爲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關兩字者如梁元
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

五柳之類是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
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
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輶輶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
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
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
往來周東西矣蠖蠓紛紛秦速止矣蠹窠聯聯起阿
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
繭栗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

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卞許蘭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蝶粉蠶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蝶粉蠶黃都褪卻注蝶粉蠶黃唐人宮妝僕觀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眉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蠶黃知詩餘所注為不妄唐花間集卻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粉落蠶交則黃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耀矮金壺肯持送接莎殘鞠更傳柘注詩者但知接莎字見曲禮不擇手注至耀矮則引玉篇注曰耀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注下謂耀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為耀雉雉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貴出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荆公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謝邁詩亦曰接掌蕉葉展新綠從便桃花舒小紅

以物性喻人

喻人作事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慮故曰狐疑猶恐人害已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人解事曰能無人同共曰獨能與獨亦獸也據說文能熊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止無侶以至謂狙僧狡猾之類皆是也又造次謂之率然按雜俎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謂率然者此也然皆喻其一端惟狼之喻尤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戾言其專復則曰狼狽則曰狼狽

東坡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譌為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急延燒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知檣櫓為信然

薦疏稱字與年

孔融上表薦禰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應瞻上疏薦韋泓曰伏

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純心清沖才識備濟
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祕書丞琅琊臣王暕年三十
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古之薦人皆言幾歲
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著
故邪此體至唐猶在觀令狐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
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
封侯表曰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
尚棲約思致恬淡此稱年而不稱字而唐韋處厚薦
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乃知唐人撰述皆有
所祖

無恙無他

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
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虵食遮反如魯直詩
於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
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
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食
人咋人則病名曰憊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
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
與前說不同

楊妃竊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夢岐王以十四年夢薛王以二十二年夢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夢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歿而寧邠二王尚存是以張祐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葢紀其

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爲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張祐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祐詩云云劇談錄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祐詩云云一述明皇時事一述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如此張祐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集顏萱序中曰過祐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祐有四男一女男

曰椿兒桂兒椅兒杞兒三已物故惟杞為遺孕與女尚存故姬崔氏霜鬢黃冠杖策迎門與之話舊歷然可聽琴書圖籍今屬他人橫塘之西有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求免無所陸龜蒙亦序曰祐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受辟於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居曲阿性嗜水石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產為身後計歿未二十四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觀二公所序可以見祐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間龜蒙所謂歿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祐歿於宣宗大中之初年是祐經涉十一朝也計歿時且百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祐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又詩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花叢談惟知祐有此二子不知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東坡卜算子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煙火食人語吳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

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
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
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
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踰
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
郎與子為媼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於
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歿矣悵然為賦此詞坡蓋
借鴻為喻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者謂少擇
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
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於此以俟詢訪
旁坡語豈無自邪

在人賢識其大

論語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又曰多見而識之識字無
音今人多讀如正字如近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
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押不知乃志字僕觀劉
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溝洫志多
見而志之是讀識為志也論語亡之命矣夫亡訓歿

而楚王蹇曰蔑之命矣夫蔑訓無是以歿亡字為有無字讀矣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為婚姻字用矣論語風乎舞雩詠而歸後漢仲長統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是以風字為諷字用矣論語遠佞人李繪曰近追飛鳥遠事佞人是以遠離字為遠近字呼矣周易君子道長長字傳咸韓退之等詩竝作平聲協是以生長字作長短字呼矣毛詩唱予和女和字本去聲讀鮑昭高唱好相和作平聲押

古人句法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其間數車以對獨轉其語曰以車數對此古人錯綜文體左傳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倒用文勢如此下語此與匈奴傳必我也為漢患者同一句法

葺輯

左傳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世言修葺祖此語也又前漢朱雲折檻上曰因而輯之注輯與集同

補合之也僕考周禮葺屋參分注七入反劉音集知葺輯一意

大小言作

晉梁間多戲為大小言詩賦郭茂倩雜體詩集謂此體祖宋玉而許彥同謂樂府記大小言作不書始於宋玉豈誤也僕謂此體其源流出於莊列鯤鵬蟪蛄之說非始宋玉也禮記曰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加屈原遠游曰其小無內其大無限

飢食榆皮

乙卯春歉甚淮人至剥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林彌

望皆白或者咨嗟謂不知何以知此僕讀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術亦曰八月剥榆令人不飢知古者嘗以此為弭飢之具是以庾信謝賚米啓曰剥榆皮於秋塞掘蠻鼠於寒山掘鼠事見蘇武臧洪等傳

烏龍黃耳

今諺有喚狗作烏龍語按按神記張然續仙傳韋善俊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傳書事前輩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姓名僕考本傳與夫述異記知其為黃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黃耳二

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
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華
懼禍及改名華遜去胡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
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有楊白
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長洲吳曜書
李煥李燦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長洲王楙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
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翺
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之物
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衰周非其時而
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
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
皇者耳黃霸所指鴝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

大其說耳且鳳所以異者為其罕見且艱得故爾今其數出至於萬數與燕雀何異安足貴邪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竝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贍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

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圜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為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為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撝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栢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

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栢此如晉人莪莪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續釋常談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以證蚊幘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妃碧綃蚊幘幘音疇禪帳也正蚊幘之義元稹有舊蚊幘詩蚊幘事見齊威公續釋常談引談藪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儀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

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西漢高帝謂柏直是口尚
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為證也

齊已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
人之語然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
宋玉風乃作反聲或者謂平反一意僕謂中酒之中
從反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
反齊已祖此

不用南人為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為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
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
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
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
氏衰政不可為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
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
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
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
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為無之然出

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紐合以為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為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親的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仙詩也如書醕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

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闌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非若今之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即

用一印無煩改作仰禪天府非惟無益觀此知晉世
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
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放前漢趙后
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
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
百世之下猶為之憤惋況當時乎

謚文與正

本朝單謚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二三人而已單謚
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復謚文正則有如
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謚文者十
九人單謚貞者四十人如閻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
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謚未免過許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允與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
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頽嬴室之自絕於
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
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
僕觀卜式樸魯不學但能為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

無所預而元輿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
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質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
元輿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撓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
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
紅手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
內監自寫金花紅榜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聖節內
人通寫金花榜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
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為千秋節可見

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利益後嗣

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
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
其難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
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
詞甚切想禹難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
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為詔光遂
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剗胎桀紂之主乃行
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夭失

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為念
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
回然一聞是語甚為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
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
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為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
刻為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
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
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

謂知帝矣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
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邪琳對
以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
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
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睂取陵中物不能減半
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僕
觀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
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
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
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為飾炳然載諸史

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
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
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
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
矣然而沈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
若儉而無隙嬴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
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
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
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
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
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紜如此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為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
相以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
功第二為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為上右
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為左丞相以王保為右丞相
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
左為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
鄉黨齒序之類無以左為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
為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

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槩論也
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
荒注卽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
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坷人民
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
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
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
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

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
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
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帝卽位以後頻遭元
二之危百姓流亡盜賊竝起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
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
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於永初中則所謂元
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考為有驗
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贏葬此正

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祁侯
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嬴葬將以矯世也
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
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
廡題漆中者梓棺槨椁貧者畫帛衣袍繒囊緹橐又
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之心
而厚葬重敝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
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為有貧而彊
誇送死殫家遣嫁滿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
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

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為禮
梓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遣女
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
亦然漢近古尚爾況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
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
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
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俗錦囊葬
經為郭所著行山下宅兆者即為元龜然能知水之

朱子云此地不
若此是無以理
此地以死者是
無天理又云
此地不怨地

好又云欲種福
甲以湯心也真
見道三言易
入咏郭璞卷
詩云日中書未
進兵解世
人猶信壽書
此字心務向意
則深云言哉
外恒解記

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
非素定况生歿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
可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歿亦知吾數止
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是景純自度不能以人術勝
天理也如此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
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修德

掖庭收養曾孫

隨筆云廢太子歿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
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
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

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
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
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寃而有所不赦者乎僕謂
不然武帝既知太子無辜而為重戮其害已者大用
其愛已者矣正宜雪其寃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
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揆人情似無此理蓋武
帝自太子歿後已屬意於鈞弋之子矣鈞弋之子年
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
奇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孫襁褓小兒固知其無足
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

之後湔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寘而不問但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鉤弋之子此武帝繩墨自出於胸中絲豪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能爾哉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史記載此則曰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甯成傳曰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謂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史記則曰如束溼薪李

廣傳曰諸妄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晏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竇嬰為大將軍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長洲王楙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為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郝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為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為行李不為無據然釋以行里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即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

偏旁者如書英為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為繼之例是也增玉為瑛損糸為繼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為里而為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巡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循固讓之文爾逡遁即逡巡之義合讀為逡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為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敘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循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遁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蹇然逡遁又仲秋下旬碑曰爰茲衰

微三命縮羸背介嬪儷孤嗣單煢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者知其嘗貢選也背介嬪儷孤嗣單煢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即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訢碑亦云經設三命君獲其央孫根碑云羸縮有命不可增損即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

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爲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書一絕卻之知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淡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淡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淡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淡入又任孝恭表曰淡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髓月支卽揚子雲腦幕沙髓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

按書本意麓卽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鑿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說爾領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爲錄尚書事以趙熹等爲之章帝益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已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釁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鷄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昭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燥者先

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
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
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
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
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
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為京兆表曰曲蒙恩
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權合首無疆之祝穰字作
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真子以為豬蔡寬
夫以為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為烏蠻鬼沈存中筆
談緗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鷓鴣四說
不同惟冷齋之說為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
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
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
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
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
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

鬼知其為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
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
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
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為烏鴟之烏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
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隋唐有隨身魚而
青紫為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言金
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
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

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
厚集陽道州碣曰皇帝以銀印赤紱卽貶所起陽公
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銀印張燕公集郭
知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
時服色言之非真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鶻銜瑞
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繞腰
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
鴈趨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喜劉蘇州賜金紫

詩曰魚佩葦鱗光照地鵠銜瑞草勢冲天方鎮詩曰
通犀排帶胯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
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
使宜以鵠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
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
草也唐志亦詳

孟嘗非謚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謚為靖郭君文卒謚為孟嘗
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為靖郭孟嘗
君歿後乃稱耳嬰不必考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
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
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
謂之謚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
航是大舟僕謂漁隱益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
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
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秋水纔添四
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為證或者以為無常鐘僕觀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臥常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為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為信然又

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為異僕謂非也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自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為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

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撫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國事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詩指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榭也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爲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爲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爲

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國烏衣之謂蓋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焉烏衣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曾漫錄藝苑雌黃所說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爲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

之顧況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卽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顧況蓋用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家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罰譖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緇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爲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盤谷序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爲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獨刻此序蓋其文已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盤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爻字道古今以譽盛德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污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於主用力於當世之爲也無上字與所字盤

之士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濯可浴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而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浹而此謂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洿穢不修非羞字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鑣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化人宮神異經有天淫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

奉劔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鴉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撫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歿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

同

野客叢書卷二十六

七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長洲吳曜書
唐麟吳中刻

